

T 5457/3204 (1)

湯子遺素元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3 1955





湯子遺書

愛日堂藏板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乎不能不言六經為亘古大  
文然皆發於聖人之心所不容已譬猶雲既溼而  
靈雨不得不降氣既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雨降而  
生物潤雷出而地材奮則夫大儒立言以垂教來  
世亦豈得已哉如湯子遺書是已湯子為誰睢陽  
潛菴先生也先生位至工部尚書卒於官乃天下  
之學者以先生傳正學紹絕業力肩斯道之重為  
一代大儒羣宗而師之故稱子始先生從容城孫  
鍾元徵君講學於夏峯以聖賢相期許其學以慎  
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而實踐於人倫日用之



間自少至老服官中外時時以忠主庇民澤及萬物為心而其撫吳二年深仁厚澤距今垂二紀士民謳思之如昨日非至誠感人能至此乎予與先生同鄉宦同朝嘗申之以世講重之以婚姻予心欽其名德嚴事之若師友今又幸繼先生後塵奉

命撫吳且十三載無日不遵前事為後事之師亦步亦趨瞠乎恐後守而弗失幸免於戾先生純德豐功炳麟史冊至於文章爾雅訓詞深厚講學有規化民有教讀法於鄉箴儆於官皆發於中心之

所不容已今遺書具在也其門下士王大令廷燦表章師說出奉金鉞諸梨可謂知所務矣既訖工請予序余嘗讀先生書純粹以精即片言寸簡無非卓然載道之文誠若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庶幾近之烏虜如先生者豈非仁以為己任者哉是其為文固實有諸其中而非道不足而強言者所可幾也遂序之以行世西陂宋榮撰



夫固實亦諸其中而非並不足而進言者故可幾  
之真氣吹於木。齊豈非之心。然以以。皆於其  
上月立命。然於聖繼。然學為萬世開太平。然然此  
非卓然。聲震之文。猶。諸。千。故。言。為。天。此。心。為  
格。下。式。余。嘗。曾。夫。上。書。於。於。心。能。明。代。言。世。簡。與  
來。章。而。結。出。未。全。如。能。樂。之。階。映。而。保。矣。理。道。工  
故。不。容。口。今。嚴。書。具。在。山。其。門。不。上。上。大。公。公。公。

余避人睢州值潛菴先生以關西叅政請十旬假  
就之論知本之學與關東賀靈臺先生知本說合  
因留睢半月且屬余記其太夫人殉節事去既而  
舉制科與先生作同年生且同入史館遂得辯  
前代得失并古今來禮教名法知先生裕經術外  
擴而中堅體用具備真所謂應元運而興者會  
天子重其學進青宮保傅兼領叅知入東閣作  
宰相判官遂以春官侍郎出開府江南使馭歷中  
外為

聖朝儒術之冠余乞疾南還過其境見關門坦坦然



農安畝而估習市武吏與暴客刷跡而徙閭樓夜  
鳴瑟游媚貴富皆嚮晦闔外巷余顧之歎曰儒術  
之效如此耶乃未幾還院補冬官尚書而驟遭棟  
折先生且騎鯨矣其在今距先生捐館舍將二十  
年而京朝先後思之者如昨日江南之民一若  
服稅服雖相隔多歲月而偶然斂衽必哭泣因有  
慕其人稽其事願讀其所遺書者聞河撫閻君曾  
為梓其集而未備也王子似齋者先生門下士也  
家世習理學蚤歲見知而授受親切其視扶風之  
於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屬

地遂輯舊集所遺軼購其全捐奉而付之剞人而  
以余為先生友并具書問屬其同門沈子昭嗣踵  
余寓而請余以序夫世之所謂三立者謂夫德與  
功與言也而實則一立而無所不立古未有聖賢  
而闕事功者况文章乎即宣尼抱聖德每傷世之  
不我用而退而著書然而書既成而聖德愈顯且  
有讀其書而謂功在萬世雖堯舜莫能過則是文  
章之無間於德與功也先生踐履篤實務為善去  
惡以求慎獨而出而應世則入叅宰執出領方州  
明明有實效見諸成事此其功德為何如者而即



以文論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不必飾講席之迹而  
發言中道不偏亦不矯其為羣儒所取正者何限  
然且言議慷慨周旋政事堂多所建白而至於外  
臺入告則請賑請蠲尤劇剴切嘗曰吾受  
天子命以出為民吏目擊痼瘼即過為激鋤寧得罪  
死官下亦何敢緘嘿負

天子命而

天子神聖亦即以是優容之然則先生之言其有繫  
於世如此若其高文典冊揚

廟堂之盛則綸扉判詞槐廳起草舉凡應 制應

試之作往往而是夫既已舉於春官橐筆三館而  
復登子制科膺鴻儒博學之選則文可知矣似齋  
輯其書復為編類曰語錄曰奏疏曰序曰記曰書  
牘曰賦頌論辨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  
而總附年譜誌狀於其末嗟乎世之求先生書者  
可以觀焉不謂之甚深甚深者乎在昔孔子之聖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嘉平月蕭山毛奇齡拜手謹

題





東興四十二卒癸未嘉平日蕭山  
區必贖意為民史曰  
而熙州平韻詰米於其末聖乎世之末夫主書者  
獸曰頹貳論鞭曰駉賦文曰韞文曰吉論曰指  
鍾其書貳為齋饒曰詰稔曰奏燕曰我曰  
登如佛保習燕齋軒與一聖俱文何映矣必齋  
為之於益益而呈夫羽曰舉於春官彙筆三謝而

湯大司空遺藁序

田蘭芳 簣山

論君子者貴求之於其大尤貴求之於其深大者  
迹也古今來功蓋天壤言垂萬世人人可指而稱  
愛而傳所謂放之彌六合者是也若夫所以運此  
功之機發此言之本淵乎其不可測也邈乎其莫  
之禦也斯不謂之甚深甚深者乎在昔孔子之聖  
僅見行道之端於攝政之三月正叔元晦卒未獲  
大用於當世顏淵閔子騫終身脩德求所謂著書  
立說以惠來世無有也將以功之未成因病其機  
為未神言之未立遂疑其本猶未裕乎千載而下



無不信孔子程朱所以不有其功者特有以抑之  
爲斯世斯民之不幸未嘗不爲之齋咨而涕洟於  
顏閔之無言則知其培擁根本之詣遠而未暇及  
耳然則得其培擁之裕而契其運用之神者豈有  
他哉亦惟於已試之功偶形之言紬繹之以抽其  
緒推究之以窮其涯深者既得而大者未竟不過  
時命不齊與夫望道未見之心豈其果有所弗逮  
也哉吾里大司空潛菴湯公君子也方入小學即  
以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即以行其所學自命  
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未四十輒

抱無悶之志日取先儒諸書而熟覆之夏就正孫  
鍾元先生於夏峯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然冲  
默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所推轂受  
知

聖主寤寐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筵則  
恭敬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青宮無  
事不以養正自效亶亶焉必不願就三代以下之  
功名人或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也及公  
卒天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民其康  
乎天下之士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道其昌



乎孰非以其必欲行決其能行於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則公之不克自主與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公卒之三月其子溥搜得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干卷在史局有明史藁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若干卷屬余是正而刊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立教之蘊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讎校既竟各綴數語於篇末蓋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大者不得盡見於世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然而朱陸異同其說已紛如矣時至今日因攻詆陽明并及象山夫象山之教其徒不無流弊而朱子因其說之不相合益深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思錄太極通書西銘之解義益出則象山亦朱子之功臣也余少時曾聞吾師改亭計氏之說如此近乃得親見之於潛菴湯先生先生之言曰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語總之源



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此固先生平日之言也故能反身而求隨處可以見諸施行今觀先生之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席則躬啟沃巡撫江南則民生日裕輔導

東宮則睿德日新勤勤懇懇無一事不從身體而力行之故其遺書不徒爲異同攻擊直探濂洛關閩之奧於以垂世立教爲千古孔孟之心傳也至先生所蘊不獲盡見於世之故則又天也是非余之所得而言焉者矣往時豫省閩中丞曾爲梓其集而未備今吳邑令尹似齋王君搜羅遺軼捐俸

刻之吳門似齋固先生辛酉所得士也余因識數語於簡端吳江後學徐鉉拜手書洲彭定求

潛菴先生清脩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風移俗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真儒可以明體達用謂其生居伊洛效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



東宮則睿德日新勤勤懇懇無一事不從身體而力行之故其遺書不徒爲異同攻擊直探源洛關閩之奧於以垂世立教爲千古孔孟之心傳也至先生所蘊不獲盡見於世之故則又天也是非余請於簡牘吳王外學斜燈手書中丞曾爲梓其後之吳門必齋固去壬辛酉祗野士也余因熾爨

湯潛菴先生文集節要序

長洲彭定求

潛菴先生清脩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風移俗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真儒可以明體達用謂其生居伊洛效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伯仲間也雖然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如此而欲識其學所從入與所得力處非讀其書究其指要之所存則猶涉於循牆捫壁之見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吐露幾何哉定求闇弱無能蚤志於學幸侍先



生几席稍聞馨咳比先生歿受其文集迴環讀之數年於茲乃信先生之學純明篤實非襲前人之皮膜樹一己之藩籬者可與同日而語所以表裏洞徹足爲後生法程也夫學之必宗程朱固家喻而戶曉也而先生之宗程朱則能力踐乎程朱之行而會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窮理也未嘗不知行一貫博約同歸動靜互攝也相沿相習於帖括訓詁之徒支分節解脈絡壅闕漫失程朱之本意至於姚江喟然爲拔本塞源之論揭致良知以爲宗孜孜教人埽蕩人欲擴充天理則本

體工夫包羅統括直截簡易始知程朱所謂居敬窮理者初非區爲之塗繁爲之迹正使程朱復生當必引爲同心之助而議者好爲排擊坐以新學異門卒之意見沉痾功利潛滋則亦自託於程朱而實自絕之者矣先生邃資夙稟甫入承明日與同志切劘正學淡於仕進壯歲抽簪復從孫徵君先生於百泉之上青燈白雪講習疊疊灼見性天無少間隔一以躬行心得爲歸絕不拘牽文義競起戈矛每曰姚江之學反本歸原正以救末流之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汎洋恣肆致疑



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爲善學程  
朱也與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  
肱樂在其中是即周子無欲故靜之說也先生體  
認真切灑然有吟風弄月以歸我與點也之意故  
其視蘭臺石室也細旃廣廈也縣牙樹戟而兵刑  
錢穀之紛紜也皆鳶之飛魚之躍也極諸毀譽利  
害當前不動生我順而歿我寧一逝川之不舍浮  
雲之太虛也嗚呼非深於聖學者能之哉今其文  
集具在特節其要而錄之非敢僭爲取舍亦曰先  
生之言實先生之行也若第以語言文字觀之雖

多亦何取焉用是振綱挈領奉爲箴銘之在側庶  
乎從入之塗得力之地瞭然心目由是知先聖先  
賢異世同堂又何事羣言之聚訟也與



楊 甲 獵 係



五十五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五十五

三



卓哉湯子一代偉人挺生應運當岳降神臯夔  
稷契濂洛闡閔庶幾婉美兼備取身家稱孝子  
國號名臣出為觀察敷政寧民出細之紀克寬  
克仁煇煇不阿負氣嶙峋用舍行藏樂我天真  
帝心簡在名自楓宸琳琅翰苑黼黻朝紳韓歐燕  
鑑珽夷同倫持衡束泝桃李萋萋澤被草土望  
重北辰追思鳳采奕亦臣鄰仰名儀表莫不尊  
親

錢塘後學徐日烜

湯子遺書目錄

丁卯冬先生薨於位友人田簣山評其遺藁刻  
於中州彭少司成又刻節要於吳門門人蔡彬  
與其宗人九霞謀刻全集惜未梓完癸未燦搜  
輯遺文益所未備編為十卷顏曰湯子遺書從  
九霞之舊也先生往矣後之學者思先生而不  
得見讀先生遺書如見先生焉雖其畢生之道  
德功業垂諸不朽者不獨以文傳然而讀其文  
益以見先生之不可及也云爾門人王廷燦謹  
識



卷一

周易尚書四子書皆古聖賢語錄也其言廣大精深總以闡明道要降而為諸子百家近於雜漢唐箋疏涉於誣去聖賢之旨遠矣皇極西銘近思錄諸書庶幾近之我夫子所以語人者一以存誠主敬為宗以脩身實踐為究竟此真近得濂洛之微旨遠契鄒魯之道妙者也集語錄

卷二

嘉謀嘉猷入告爾后大臣之體則然然求其為

民請命而纏絲剗切紙上如聞太息聲者匡穉圭陸宣公張曲江數人至今獨傳夫子撫江南裁二載而請蠲請賑疏凡數十上恫瘝百姓言人所不敢言真所謂傷居爾體痛在臣心忠愛之誠溢於楮背今試取其文展讀再四必不以余言為阿所好也集奏疏

卷三

序之體不一有序其書者如孔子之序書子夏之序詩是也有序其人與事者如漢史之世家列傳是也要以理有芻搜詞無溢美務使我之



精思奧義隲括乎其書與人與事之中而實洋  
溢乎其書與人與事之外於 夫子之諸序見  
之矣集序文

卷四

事何以記甚重乎其事也重其事奈何黌宮明  
倫也書院興學也立祠功德之在人心難歿也  
會館有記重桑梓也記寺記堂記山房或嘉其  
勞或重其人也砥世礪俗彰往勸來固煌煌乎  
鉅典哉有其事無其文不傳 夫子之文誠足  
以傳之矣集碑記

卷五

楊惲之與會宗固多怨悱之詞昌黎之上宰相  
未免干進之意若夫不卑不亢辭旨和平惟發  
明性命之微與戒懼慎獨之要者尺牘中固不  
多得也 夫子集中如與孫徵君田箕山諸公  
書綢繆往復直抉性理諸書之要其中或簡或  
詳各因其人所云與呂公言不得不少與溫公  
言不得不多也集書牘

卷六

賦頌之體麗以則如陳周鼎商彝論辨之體精



而核如指草蛇灰線此其大凡也析言之賦不難於典贍而難於流逸頌不難於張皇而難於微婉論則確陳其是不使我有未窮之蘊辯則直指其非不開人以可議之端求其披窾導郤而又游刃有餘者微 夫子吾誰與歸集賦頌論辯

卷七

蔡中郎曠世逸才也其志傳碑銘之文無慮數十篇而自敘則云不愧我文者惟郭有道由此言觀之則伯喈之苟作亦多矣我 夫子生平

不妄交一人不輕發一語豈其人既歿顧反爲諛墓之文乎我信其文因以信其文所傳之人也集傳及墓誌并行述事狀

卷八

文之不能無雜著也如歲之有閏餘也大衍之有歸奇也五嶽之有分支四瀆之有岐渚也皆天地自然之數而不可缺者况經世之文原非常額所拘乎欲分類則體孤欲他附則義別因另爲一卷集雜文

卷九



嘗讀漢詔有云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  
組害女紅者也是飢寒之本也又云人不患其  
不智患其為詐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不患其  
不富患其無厭當時詔令所及至有扶杖往觀  
歎息泣下者。夫子下車伊始即有禁奢侈嚴  
賭博斥淫祠諸教條刊布遠近訓誡諄諄務期  
與斯民更始真浸淫乎漢詔而出之者仁人之  
言其利溥矣集告諭

卷十

古詩以六朝為宗康樂參軍非不妍擅詞場也

而必以淵明為稱首律體自尊三唐高岑溫李  
各臻妙境矣然必於少陵推絕調焉詩固佳抑  
其人忠貞節烈有必不可沒者甚矣詩固以人  
重也今讀 夫子 賜遊溫泉 講筵紀  
事諸詩體氣神似少陵詩餘彷彿古樂府而真至  
朴實則儼然柴桑之遺也詩不朽有不朽乎其  
詩者在集詩詞

附錄

集既成因附年譜行實併墓誌祭文輓詩與節  
要建坊等文於末一以誌 夫子行事之實一



以存同人景行之私蓋傳 夫子之文所以傳  
夫子之為人也而 夫子之文傳同人之頌述  
夫 夫子者亦將藉是以俱傳太史公所云非  
附青雲之士惡能施聲於後世蓋於茲益信云  
重山今齋始夫子 子與幾與泉之者齋幾與  
其人忠貞潛然育必不可必者甚矣若固必入  
各藝妙歎矣然必於少則卦與無若固卦與  
而必以能與為解首卦與自盡三書萬本與李

湯子遺書卷一目錄

語錄

仁和門人沈

佳柘城竇克勤鞏縣姚爾申

手述

二十三條

柘城竇克勤日錄

四十九條

男溥手述

四條

錢塘門人王廷燦手述

五條

秀水門人范

景手述

十四條

附

志學會約



湯子遺書卷一

睢陽·湯斌·潛菴

語錄

仁和門人沈佳·柘城竇克勤·鞏縣姚爾申

手述 二十三條

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為堯舜者何在  
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既而  
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  
夫最親切處



語姚岳生曰鳶飛魚躍如何是子思子嘽緊為人處答曰鳶魚上下皆道之機也吾人體道不可須臾離亦是如此曰然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何處得個空閑容我疎放耶然却隨處自有個恰好的道理一切將迎期必總用不著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間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為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已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

分曉始得

問仁之體可一言盡否曰仁體極難形似如何一言可盡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體會近代學者皆以近溪為禪近溪蚤於釋典丹經無不探討晚年語錄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伯愚嘗私閱中峰廣錄近溪一見輒持去曰汝曹慎勿觀此禪宗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出頭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惟究心大學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所號為近禪者其言如此則沉溺詖淫者可不知



所戒哉

夜坐岳生閒問曰先儒有因人泛問輒曰汝輩是揀心中疑的問是揀難的問蓋非誠心切問先儒常不輕答

一日舉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以告曰助長非必著力緊促只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真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處是頓因於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真實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悞亦有益

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竟成一鄉原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時有以助長為患者曰心體原是天機動靜內外無不周流但時時體認天理不令昏散亦不可躁迫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放鬆之謂也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涉有意便是私心

人不患思慮不寧只患心體未透

學者最怕是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



學子遺書卷一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事親從兄有許多儀節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不知但所謂儀節如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此念從何而起侍父母而問安視膳昏定晨省有時離父母則儀節於何處行須要透得孝弟根源則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忤而生不愧不忤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凡人為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為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媿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惟中庸故難能故入其中愈尋味愈樂



為學工夫只在當下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  
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  
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為  
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  
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之  
虛靈不昧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是即  
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  
著反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  
是其言無善無惡只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

而已

凡事功不從心性上發出於自己毫無干涉若於  
心性上毫無虧欠顏子之澹水簞瓢便是禹稷事  
業

聖賢學問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種樹日於根本  
上培養灌溉久之自然暢茂條達縱未暢茂條達  
根本自在今人只於枝葉上用功外面雖極好看  
究之全非已有

今人為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  
非畧不為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為人的意



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嗚呼此先大夫之所嘗語也先大夫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平居講習討論有來問者未嘗不竭誠而發其覆也蓋言之可傳者百此矣惜乎未經哀錄此編為姚岳生竇敏修沈昭嗣各因所聞而識之者然存語雖少皆先大夫躬行心得之餘也男溥敬識

柘城竇克勤日錄 四十九條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在此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為所以乎天下到底只說到義上去

學者有自立之志當拔出流俗不可泛泛與世浮沉

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無一息而已君子之為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個便不濟事



顏淵問仁。夫子只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既極。弘遠功夫。又極切實。顏子聞言。便直下承當。其大勇者乎。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畧。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曰集義。是日積月累。事功夫不可一時息。一有息時。便與天行之健不相似。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天地生物。勢不能無闕陷。有闕陷處。端賴人以補助之。故人能贊天地之化育。方為克盡人道。中庸之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去。首尾一貫。甚好看。

問士之守。曰中庸說不變。塞至死不變。觀兩變字。可見人能自立者。不乏而敗於末路者。亦復不少。先生曰。觀人全在末路上。

宋儒教人道理。說不盡。留有餘。以待學人之疑。至明儒說得太盡。人反忽過。不能深入。有得也。斯道淪落。聖賢不數數見。三代而後。如漢僅一仲



舒隋僅一文。中子唐僅一昌黎。然學未必純。雖宋有濂洛諸大儒。又不無生不同時。居不同地之感。大抵學道之事。能與大家講明。同歸於善。固其素心。若世人不知而已。獨為之。亦惟躬行實踐。自盡其道而已矣。

為學於舉世講學之日。學之途或慮其雜。為學於舉世不知為學之日。學之事猶存其真。故聖道沉淪。或一二知己散處四方。心期砥礪。吾道已處其孤。天地間正不可無此真脩君子。以為維持天下之理。感應二者而已。

聖人之意寄之於言。真有言不能盡意處。學者讀書當默識以求得。若徒泥乎詞以求之。則聖人之意亦有時而晦矣。如太極圖。周子欲顯其象以示人。勢不得不疊畫幾個圈子。若論其理。則太極之中。即有陰陽五行如何。可分周子當日豈見不及此。只是落到言語上。自須如此說。畫到圖樣上。自須如此畫。此際總在學者默識而心通之爾。

先儒解易。特地創解。無所依據。後人觀玩。甚省力。却不加思索。只據現成說。粗心看去。此後人所以不及前人也。



問處世之道曰初之用潛不成乎名其處世而能善者乎君子處世不韜光晦顯使人得以名之則忌之者衆矣先生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見得明道者此言語亂道者亦此言語故慎之養生者此飲食害生者亦此飲食故節之。

漸之進得位以卦畫推之似初上未為得位問曰進得位以中四爻言也先生曰何獨遺初上乎問

曰此自卦變而言謂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各當其位故止以中四爻取義而不及乎初上也先生曰程傳於六爻皆取之而謂初上二爻陽上陰下亦為得位似覺未安問曰玩其象又似少此一層不得蓋總六爻論之艮下巽上有男下乎女之象分初上二爻觀之陽上陰下又有夫婦尊卑之象女未歸則男先下乎女女既歸則婦不先乎夫二者互相發明義始備也先生曰程傳不主卦變今觀卦畫皆是乾坤而來三四陰陽相交其女歸之日乎上二爻皆乾下二爻皆坤



其既為夫婦之後乎只將三四爻合看上下四爻分看自有精義可思

刑之一事聖人每慎言之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明庶政無敢折獄同一慎重之意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萬世用刑之準乎

兌之麗澤何取朋友講習之義程子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妙在滋益二字已與朋友講習之義相關切矣

問各卦爻取義不同有取本爻者有取他爻者隨時而觀各惟所適如兌之三四五爻皆在他爻取義若執本爻求之又不得先生曰兌有相引而說之義故聖人繫兌之本爻多於他爻取義

問人之德業必資友而成兌之六三來兌初二豈不是他好處卻繫之以凶想是他陰柔不中正只是以非道說之爾若剛柔得中正之位聖人自不如此說此際當隨其時以觀之先生曰如此看三百八十四爻皆活

包羞是小人之爻若君子筮得此必有自心歉然之事



湯子遺書卷一  
春秋之義顯而可尋人自不體爾如公如晉胡氏亦未有傳驟讀之幾不知其何屬一取上文連類考之則書法自明上文書天王崩公自宜如周而乃如晉是忽天王而重霸國其罪不言自見矣微子之去止遯於郊爾後人妄以歸周為言不知微子商之元子也亦聖人也豈有歸周之理甚至有面縛銜璧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要知受封於宋在武庚被誅之後而白馬來賓之詩亦周人誇耀之詞爾然究以客禮待之而不臣也至於祭又令得用天子之禮樂其所以處之者厚矣

商之天下已失而武王於箕子之囚則釋之此時為箕子者審乎天理人情之安惟不仕於周即其所以報商者也乃其時道統在上而不在下箕子以一身荷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不容泯沒無傳王訪於箕子箕子安得不為萬世存道統為萬世存道統安得不為堯王陳洪範聖人審天命人事之歸其心公天下而不以一毫私意與於其間道可傳則傳之義不可仕則弗仕之武王亦亟於訪道而不強箕子以仕故封於朝鮮而不臣也嗚呼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



湯子遺書卷一  
十一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  
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  
須有委曲默為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  
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  
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為善道  
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為難久  
則相承即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  
也

問胎教曰只是無時不宜以正自處爾先生曰古  
之言胎教者原子之未生而言也婦人以正自處  
不言可見意不重此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  
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  
悟處

從來以女賈禍者不可勝數然非旦夕之故即如  
人家舊守家風本無他事乃忽動念為改觀之事  
令女子讀書習字妄念一起後患即伏將來必有  
受之者矣



易子遺書卷一  
聖人之言包舉無遺試觀九經始言脩身次言尊賢次言親親以至臣民百工遠人諸侯無不處之各得其道聖人之學通天徹地後世之儒者徒見迂疎淺陋而已矣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於治者

自聖人之道不明至漢而人崇黃老之術大抵亦是承秦攻伐之後人心厭紛擾而思恬靜固時會使然也問曰帝王之治天下有禮以維持大綱其間質文損益隨時而變亂極思治治極思亂考其

時會可知也當秦漢時固動極思靜之會但可動亦可靜者莫如聖人之道當時何無一人講明與天下相休息必崇尚黃老何為乎先生曰聖人之道與時消息惜當時無人知之故終漢之世治術不純至唐而益甚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問曰古之士為真儒農皆樂業商賈安居今則士無真脩農日困迫富商大賈雖或相安然亦坐而待斲矧又益諸僧道諸游民從而耗其財此皆本業不修之故也先生曰欲驅浮惰而農之



惟在使民樂為農今之為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  
不見其樂而止見其苦苦則思逃逃則不復思返  
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  
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  
樂多緣農困無以為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  
不置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  
賦使民安於農而樂為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  
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  
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  
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易治今之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  
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興仁讓有以  
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明太祖  
召江南父老諭以至道無欺凌貧民亦此意也  
明太祖定制令府州縣各有鄉長總理一鄉之事  
遇有祭孤魂等事亦鄉長主其事每鄉置亭鄉長  
常至其處稽鄉人之善惡而籍記之以為勸懲小  
事直決之鄉長大事方告有司所以獄訟衰息又  
聞老人云洪武時每逢朝覲令天下里老各赴京  
詢以民隱及歸即令掌社倉積穀備荒畧倣古義



倉之制及後在史館閱明制誠然其立法甚詳密後之愛民者恐不能出此規模也

湯淑原問適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時書善惡為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莫之行乎先生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問鄉舉里選雖不能復似亦不可廢先生曰明初極重此典此典廢而尊重科舉亦慮賢否並進名實混淆不如舍彼取此爾問曰只緣後世取士除

以言觀人更無別法故如此然究其立法之意亦是鄉舉里選之遺但取士以言與取士以德收效不同今科舉不能廢若更兼德行之選舉不亦可乎此事實與風俗相表裏又須將風俗整頓如置鄉長設義倉之類措置得法方可先生曰然為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為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為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為多事不如省事官無論尊卑各有當盡之職為一官即盡一職便是天地位萬物育的氣象至於司教一席培養人



材潛移世運關係特重時克勤將就教職先生又  
曰人有動念利祿者當其始君子已病其終一心  
扶持名教便無不盡職之慮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  
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  
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  
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  
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下事惟公而已矣向在潼關時惟於此字甚得  
力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  
先生知之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來年麥收仍以  
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今事變倉卒非  
可拘以常數若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何  
不可變通行之督鎮以為然及召各營弁諭之衆  
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  
湯公真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做而行之者即善  
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  
難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



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  
不以為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  
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  
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  
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為贈  
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先生任潼關時無取於屬吏屬吏不得肆暴百姓  
無取於津吏津吏不得貽害商賈無取於武弁武  
弁不得尅減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  
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

者其得人心如此

問潼關之政先生曰惟於保甲鄉約社學義倉四  
者加之意而已又曰實政錄不可不讀也

先生時為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  
理古人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  
於不自知者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  
運衆星而人不之見者也講官又是默令樞紐能  
轉運底是何等關係

康熙壬戌春闈下第將歸先生畱止之設榻齋頭晨夕晤  
對講論互發答問無遺因撮其語並事跡約畧記之凡三  
閱月而歸柘  
城寶克勤記



男溥手述 六條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忤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妄為

撫吳時秉燭治事四鼓始假寐日中始食或勸進藥餌恐事煩心血漸槁非暮年所宜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且曰吾自信者心也安能保其必當乎

占易以彖象為主常曰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沉潛玩味不能得也

臨歿時自潞河勘楠木歸感風寒疾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

錢塘門人王廷燦手述 五條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嘵嘵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



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死於安樂生於憂患刻刻當存此念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即讀書誦詩亦為玩物喪志

讀書遇古人疑難大事先須掩卷靜思如我處此何以措置然後看將下去方知古人得失學識方有長進不然一直看去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有何

益處

漢人全尚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却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之為氣節

秀水門人范

景手述

十四條

景侍先生問涉世之道如何曰言忠信行篤敬聖人教人不過如是

君子小人在天地間如陰陽之相乘試看從古以來雖極治時舉朝皆君子其間也有小人就是極亂時舉朝皆小人其間也有獨為君子的有志者



正須自立

先生撫吳時聞有當事登壇講學者慨然語景曰  
學當躬行實踐不在乎講講則必有異同有異同  
便是門戶爭端當初孫夏峯先生為一代大儒未  
曾應聘開講不過於一室中二三同志從容問答  
而已若必登壇南面聚眾而談何異禪門家數  
問為政當以順民情為第一義否曰然良久又曰  
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即如我當初在贛州作道時  
正值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偽檄到撫軍轅門撫軍  
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詣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

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  
急臬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  
意不容稍緩請益力因令押赴市曹百姓人人震  
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眾大至百萬生靈不保  
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即  
賊眾果至我自方畧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此  
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  
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  
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  
此豈不是順不得處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



理耳

先生問聞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沿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之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乙丑夏候先生於院署因留宿署中時已二鼓先生猶辦事未寢至景榻前從容問近所施設果允協人心否抑猶有當行而未及行者否蓋先生德

愈盛而心愈下如此

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要知亂日之所以多者皆緣人之情欲相感邪淫日生其氣上通於天故天降喪亂日甚一日然天心仁愛常欲撥亂反治故篤生聖人以為天下主設不生聖人則人之相殘相害無有已時非上天生人之意矣

自古有為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興作之煩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所不及謀君志清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總其大綱以御天下者萬世人君之道也

封建與井田相表裏井田不可復矣明大封同姓之制使諸王散居於外而不假以權却最得法人君之所最重者無如總憲朝廷有違德總憲則匡之宰相有失政總憲則糾之六曹有不盡職卿大夫有不守度總憲則劾奏之舉凡用人行政無一非總憲之責職固若此其重也而豈易副哉學問之事有為己為人之別真修君子朴實做去

不求人知人亦莫得而知之直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纔是真實學問故為己之學聖人有味乎其言之也

易有象必有理數與理相因非判而為二者也其斷以吉凶者亦就一定之理以斷之至孔子繫易純是說理雖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若有定數畢竟有文武詒謀之善方能永久若秦至二世而亡亦似有定數畢竟始皇所為不善以致此數固不離乎理也

易重陽剛故成天下事者必剛健中正若柔順中



正必有相助者始可成功此陰陽之辨也  
問豐之六五柔暗之主二三四爻之障蔽皆由此  
爻不好至此爻却說來章何也先生曰他爻之障  
蔽皆由此爻不好若此爻能不使他爻障蔽便是  
他大有好處故只以來章言之亦見他是陰暗不  
能獨立必借人而成若不能來章即不能有慶譽  
之吉矣戒意已具詞中也

附

志學會約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

欲不踰矩我輩四十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  
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  
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  
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  
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逕不差漸次可近  
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  
列會約數則大約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  
增損附以已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以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  
一揖就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各言十日內言行



之得失務要直述無隱善則同人獎之過則規正  
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為主其書以四書五  
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  
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為主不許浮泛空  
談褻狎戲謔凡涉時政得失官長賢否及親友家  
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託等事一概不許  
道及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尚樸備饌多不過八器圍坐葷不許  
過素若人少則四器亦可飯罷酒即止甚勿盃盤  
狼籍飲酒笑謔以傷風雅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是日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  
近日有所心得即錄冊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  
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漸次考正亦日知其所  
亡月無亡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悟有合於  
道者畧為綴記成篇以存其說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  
詳思虛已商量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舍己從  
人取人為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  
是亦見涵養功疎况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况學者乎人心易放學問  
難窮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礪使不至放逸其  
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總是自己求  
益非務外徇人也鄒東郭先生云講學者非以資  
口耳所以講脩德之方法也聞義而徒不善而改  
便是講學以脩德實下手處呂涇野先生云學不  
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又云學道之名  
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  
與好名的心相近我輩浮沉世味悠悠歲月衰老  
將至漫無心得碌碌一生草木同朽豈不負父母

生成之恩為宇宙間一大罪人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  
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希淪  
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即空如不可求從我所好  
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為學必要實心  
改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  
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  
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  
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為話柄獨不思士



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  
向來所為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為小人矣向來所  
為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為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  
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  
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  
明此過更為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  
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亦不妨當  
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  
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  
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為君子改過遷善為

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  
舍目前各人進脩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為務縱將  
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已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  
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  
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  
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到對天  
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  
心得義利誠偽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  
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為聖學



真脈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一近日風俗衰薄巧詐滋起凡我會中各宜敦本尚實力崇古道不得概從流俗苟且避諂至於四禮儀節亦當斟酌復古有斷當改正者亦不必因循隨衆

一善是大家公共的不是一人自私的為善却是自己擔當的不是他人強攀的既入會必須實實照約行否則彼此無益孟雲浦先生曰學者躡兩家船不得

新吾呂先生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最為喫

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為他做一主張發之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大勇猛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為桎梏勿以怠荒淫肆為膾炙於發憤忘食之中嘗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為慟哭又曰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



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歧路又曰  
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  
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慎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  
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安  
定辭守如瓶聲音不苟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與人不苟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  
也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毋不  
敬終也恭而安盡之矣又曰防欲如挽逆水之舟  
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脚便下  
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

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又曰胸中只  
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  
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曰  
才能技藝讓他占個高名莫與角勝至於綱常大  
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

夏峯孫先生曰靜坐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  
稱好學自世人以富貴為性命以貧賤為讎敵而  
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念為之祟耳程子曰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顏樂處不出乎  
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即伊川氣貌容色逾勝平



生亦自涪川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為樂不於富  
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  
不知學者勿論即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為貧  
所苦為病所苦為門戶所苦為憂愁拂逆所苦不  
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  
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  
日學之晦於天下也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  
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為單板隨人之意多  
近於圓圓之弊也為軟熟初學宜以方入學力深  
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軟熟耳新吾先生為同郡

先哲夏峰先生為今日先覺故各摘語錄數則與  
同志共勗焉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雖沐二邑秋災情形疏

積年未完之漕項已荷分徵五載歷欠之正

賦更并勸爰以

湯子遺書卷一終



知學之實... 輕易錯過... 待富貴安樂時始向學... 終身無學之... 日學之晦於天下也... 久矣... 又曰... 大凡向學之人... 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 為單板隨人之意多... 同志共暱焉... 也為軟熟... 初學宜以方入學... 方深... 夫昔夏桀夫主為今日夫覺... 姑谷... 辭... 稔... 樓... 俱與

湯子遺書卷二目錄

奏疏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睢沐二邑秋災情形疏

積年未完之漕項已荷分徵五載壓欠之正

賦更新蠲緩以廣皇仁以甦民困疏

秦州災復加災亟叩蠲恤疏

郡守因公降調士民控籲迫切代陳輿情疏

恭謝天恩疏

懇憐積苦大沛蠲卹以存要地疏



續報揚屬異常水災疏

淮揚水患非常亟請賑卹疏

飢民望賑甚迫先動帑買米疏

詳陳蘇松漕賦難清之由疏

謹陳調劑驛困之法以杜耗費以清欸項疏

米色難期純一謹請紅白兼收以恤災黎疏

請旨行取疏

丁額科則獨重包賠苦累實深籲懇亟捐以

安子遺疏

詳陳蘆課辦銅之艱疏

恭謝 天恩疏

請錄先賢後裔疏

毀淫祠以正人心疏



湯子遺書卷二

奏疏

陳史法以襄文治疏

睢陽 湯 斌 潛菴

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 皇上御極初年即命史臣纂脩明史仰見 皇上留心文獻與唐太宗勅魏徵等撰次隋書明太祖勅宋濂等纂脩元史可謂千古哲王若合符節但當時纂脩止據實錄未暇廣採臣愚竊以為立法宜嚴取材貴備實



錄所紀恐有不詳臣謹取其大畧為我皇上陳  
之如靖難兵起建文易號永樂命史臣重脩實錄  
則低昂高下之間恐未可據他如土木之變大禮  
之議事多忌諱况天啟以後實錄無存將何所依  
據焉一也二百七十餘年英賢輩出有身未登朝  
而懿行堪著或名僅閭巷而至性可風萬一輜軒  
未采金匱失登則姓字無傳何以發潛德之光前  
代史書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  
備者二也天文地理律曆河渠禮樂兵刑藝文財  
賦以及公侯將相為志為表不得其人不歷其事

不能悉其本末原委三也臣謂今日時代不遠故  
老猶存遺書未燼當及此時開獻書之賞下購求  
之令凡先儒紀載有關史事者擇其可信並許叅  
考庶幾道法明而事辭備矣臣伏讀順治九年十  
一月十七日上諭云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  
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  
泯大節可風大哉王言開一代忠孝之原肅萬  
載臣子之極一時在京諸臣若范景文倪元璐劉  
理順等皆被旌錄自當照耀史冊但明末寇氛  
既張蹂躪數省或銜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罷官



閒居或至布衣之士巾櫛之婦其間往往有抗節  
不屈審義自裁者幸遇 皇上扶植人倫發微闡  
幽而忠魂烈節猶有鬱鬱寒泉之下者則後世何  
勸焉伏乞 勅下各地方督撫確訪 奏聞併將  
實蹟宣付史館與范倪諸臣並例同書則闡幽之  
典愈為光昭矣更有請者宋臣歐陽脩纂五代史  
不為韓通立傳後世譏之宋史脩於至正三年而  
不諱文謝之忠元史脩於洪武二年而並列丁普  
之義古今偉之 皇上應 天順人救民水火雲  
霓之望四方後蘇然元二年間亦有未達 天心

徒抱片節硜硜之志百折靡悔雖逆我顏行有平  
倒戈之義而臨危致命實表歲寒之心此與海內  
混一竊名叛逆者情事不同伏望 皇上以萬世  
之心為心 渙發 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脩  
俱免瞻顧則 如天之度媲美前王於以獎勵臣  
子昭示後世其於綱常似非小補臣在史言史不  
識忌諱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睢沐二邑秋災情形疏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初九日江蘇布政司布政使  
章欽文詳據淮安府詳據睢寧縣詳稱據本縣儒



學生員魏奮翼等鄉民夏王賓等稟稱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本固邦寧食足民安理勢然也痛  
睢節年以來非旱即澇災荒頻仍百姓已不聊生  
兼之地濱黃河夫役繁重糜費過於正賦所以上  
累考成下致逋欠此官民兩害之原也况今歲春  
荒糧食騰貴率皆賣兒鬻女以活生命吞草嚼葉  
以度朝昏壯者散而老者絕顛沛萬狀慘不堪言  
滿望麥秋收穫以延殘喘不意二麥成熟之後五  
月五日大雨奇降平地水深數尺二麥朽爛仍望  
秋禾活生不意西水順流而下縣治南北一帶泛

濫橫流深者丈餘淺者五七尺不等其秋禾登場  
者被陰雨連綿二十餘天並未入倉漂流而去房  
屋淹倒無數遍野已成澤國殘黎並無棲止已種  
之麥盡沉水底未種之地現今水沉不惟今歲無  
賴來歲更無所望不惟已逃之民不復思歸故土  
即未逃之民亦且樂奔他鄉民逃則地荒地荒則  
賦逋士民危極情極公叩電憐百姓困苦恩賜轉  
詳得邀蠲免則父母之仁能轉河伯之虐矣等情  
到縣據此該卑縣竊查睢邑歷年災患頻仍黎民  
塗炭今春賣兒賣女者有售無受以故哀鴻遍野



碩鼠興歌滿望麥熟或可少蘇不意暴雨連旬將  
麥損傷過半復望秋粒奈三伏不雨禾黍皆枯入  
秋霖雨連縣二十餘日黃水陡發而睢邑里社坐  
落黃河南北兩岸近年脩築隄工較平地約高丈  
餘水無注洩一經漫溢即如倒海西水順流而下  
遍地汪洋故將已穫穡粒悉皆漂蕩方種麥苗俱  
沉水底屋廬衝決民無定所衆姓哀號傷心慘目  
卑縣職司民牧不得不據實陳情仰祈軫念民瘼  
恩賜轉詳 題請蠲免或議賑恤或緩催科起瘡  
瘼而肉溝瘠萬姓皆沐洪恩於不朽矣等情據此

除一面差員飛赴確勘另報外事干災傷擬合通  
報等情又據該府詳為黃水永注沐邑災黎終絕  
更生哀籲詳請亟賜拯救事據沐陽縣詳稱據本  
縣士民魏鯤等連名稟稱沐居清宿下流幸蒙  
皇恩蠲免子遺稍延殘喘不意今歲入秋以來霖  
雨連綿晝夜如注又兼山水暴漲以及黃水由攔  
馬河泛漫由邳睢等邑直灌沐境淹沒慘狀惟見  
水天一色百里無烟又不止積水漫淹與謹報安  
東等案沉田溺丁已也切思糧從地起無地何以  
徵糧鞭自丁出無丁何以輸鞭若不叩天詳請畫



一永久之計不惟民命堪虞亦且考成焉副縱天  
臺視民如傷其應徵額賦果能一一問諸水濱乎  
伏乞軫念水患益深民生愈蹙施拯溺救災之洪  
恩思安上全下之至計據實申詳為民請命陰功  
萬代等情稟縣據此該卑職看得沐邑謹報安東  
積水漫淹兩案沉田溺丁荷蒙上臺 題請蠲豁  
災民幸得更生於康熙二十二年冬奉江撫都院  
委勘查報二案涸田六百一頃一十五畝二分五  
釐 題報陞科在案第查田雖稍有露尖實則沙  
荒無人耕種惟冀今歲招集流移拮据播種稍全

國賦不期自夏而秋諸水汎漲由宿遷縣等處而  
下水勢溢流沐邑為滙歸之區不惟去冬報涸之  
地復沉水底即未淹之田間亦浸漫卑職南闡回  
縣但見四野汪洋目擊心傷忝司民牧不得不亟  
為請命合無據實申詳本府軫念沐民疊罹奇災  
懇將涸地陞科漕糧正賦亟賜具詳疏題蠲豁未  
吏災民兩佩洪恩於不朽矣等情詳府據此除一  
面端員飛赴確勘另報外事干災傷擬合通詳各  
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查得淮屬地處卑下入秋  
霖雨連綿諸水泛漲積注未洩今據淮安府將睢



沐二邑田地被淹廬舍傾頽情形詳報前來除一面飛行批飭淮府迅行各該縣加意撫綏設法賑恤并確查是否成災及該府屬逾限日期查明另報外事干地方災傷合即通報伏乞迅賜核奪會題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淮屬睢沐二邑地處卑窪疊遭水患荷蒙 皇上軫念民艱蠲賑屢施災黎得以稍延茲據布政使章欽文詳報今歲入秋霖雨連綿諸水泛漲以致田地被淹廬舍傾頽等情除經飛飭該司迅委能員親詣確勘果否成災照例造具冊結同報災違限日期一並扣明另

詳 題報外惟是據報秋災情形例應先行入告伏乞 睿鑒施行

積年未完之漕項已荷分徵五載壓欠之正賦更祈蠲緩以廣 皇仁以甦民困疏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授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租賑饑恩恤備至乃者 聖駕東巡洪恩覃敷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白



叟黃童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獨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並徵民力猶苦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爲陳情者殆無虛日臣以 國課關係重大 隆恩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遑遑哀求不已既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 國臣何敢妄有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實爲苦累臣不爲奏陳是爲溺職上負聖恩矣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 臣按蘇松等

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卽爲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條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卽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啟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輪比一年則十日中僅三日空閒



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  
奔走道途匍匐公堂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  
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  
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敲朴之復因某年之欠  
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天和亦所  
必至也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  
有司既不忍使疾苦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  
限考成爲之寬假誠恐民之積欠已多剜補無術  
惟有拚此皮骨以捱徵比官知逾年壓欠催科計  
窮亦惟拚一降革以圖卸擔究之官之更代愈速

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  
相繼 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爲民間止有此力  
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  
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舊之弊  
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故敢  
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俯 俞  
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  
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  
漕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抒民  
困臣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



多版荒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  
遺累鄰戶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  
實不乏儻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准自二  
十年後分年帶徵務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  
在官又無虛懸之項然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  
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怵 功令誰不踴躍爭先  
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  
歌詠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泰州災復加災亟叩蠲恤疏

泰州居高郵寶應興化等州縣之下流素稱澤國

自康熙七年洪水為災田地陸沉民生昏墊荷蒙  
皇上飢溺為懷蠲賑頻頒予遺獲存復將淹田錢  
糧於微臣目覩等事案內准予蠲停今於每年冬  
勘明淹涸確數分別蠲徵歷年遵奉在案至康熙  
二十二十一兩年該州田地陸續全涸隨即據實  
勘報具 題是以微臣目覩等事案內止存山陽  
清河等七州縣而泰州不與焉臣於康熙二十三  
年十月內接任撫事至十一月據泰州里民呈控  
該州田地自二十二年復被水淹情詞迫切臣即  
備查卷案該州田地已報全涸何得妄稱復淹且



未據地方官申報難以憑信批行布政司轉委淮揚道副使多弘安親詣查勘務在確實不得稍有虛捏去後續據該道將復淹田地情形詳報前來臣查田地疆界豈無高下分別冊內多有未明恐有虛捏復據該司詳委蘇州府同知金鑑會同揚州府同知朱射斗前往覆勘臣又諄切面諭務須矢公矢慎細加察勘不得稍有扶捏今據布政使章欽文詳稱同知金鑑等履畝查勘據稱泰州田地原分上河下河其上河田地久成膏壤惟下河一帶與興化接界地最窪下海口未開高堰湖水

時常漫溢淹涸無定迨二十一年歲值大旱田中積水全涸二十二年雖涸田復淹然雨水驟漲尚冀旋消是以前撫臣於彙題案內未敢遽請蠲豁至二十三年九月內湖水暴發橫流旁灌宣洩無路注而不流至今田沉水底播種難施等情臣惟淹田涸出固宜隨時勘報起徵以足額賦如涸後復淹亦應據實陳請以邀寬恤我皇上視民如傷遠邁千古巡幸經臨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軫聖懷特遣大臣循海察勘不惜經費專官疏濬下流期民安土復業萬姓歡呼



祝頌 聖壽無疆所有泰州康熙二十一年  
原報涸出田地既經屢勘實被淹沒見在播種難  
施應徵錢糧委難責令輸納亟懇 皇仁准予停  
緩以後仍歸微臣目覩等事每年冬勘案内與山  
陽等州縣一例察勘涸出另報起徵浩蕩 皇恩  
非微臣所敢妄冀也

郡守因公降調士民控籲迫切代陳輿情疏  
臣屬七府現缺知府者三常州府降調知府祖進  
朝履任未及一載素聞其操持廉介泣事勤慎臣  
私心重之頃緣失察法寶一案部議降調奉有

俞旨乃常州五縣紳士商民不知 朝廷功令以  
為進朝服官頗能潔已愛民驚聞解任輒搶地呼  
天號泣罷市若一旦頓失怙恃者奔赴臣衙門請  
為 題留日不下數千人街衢擁塞哭聲震天更  
有蒼顏皓髮年逾八十平日杜門靜脩足不履公  
門者亦至臣公堂叩首求達 天聽臣諭以 朝  
廷自有定體保留之例久已停止爾等當靜聽部  
選新官毋得瀆擾士民愈加哀痛以為常州四十  
年來未有愛民如祖進朝者其減差輕耗興學正  
俗戢奸除暴息訟安民種種善政窮鄉僻壤盡沾



惠澤豪強蠹胥不敢作奸 皇上軫念東南如江  
寧府知府于成龍蒙 特恩超擢吏治丕變今進  
朝操守才幹實可與成龍頡頏而獨以一青被謫  
萬民驚惶殆不欲生言畢泣下不能止 臣再三撫  
慰許以代 題皆望 闕叩頭而後去又聞赴督  
臣衙門控愬者亦不下數千人 臣不知進朝何以  
感人之深如此 臣查失察法寶一案無錫縣知縣  
徐永言以協挈免議進朝身為郡守失察之罪何  
辭况部議察取督撫職名 臣受事四日拏獲法寶  
是受事之日已為失察之日自當靜候處分何敢

代人瀆奏惟是常州為江南巨郡一月以來士不  
安於庠農不安於野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  
途 臣蒙 皇上特恩簡畀封疆大任屬吏之敗檢  
者得而糾劾之廉能者不能為之一言非公也民  
情皇皇如此而不為之解慰安輯非仁也畏罪緘  
默而使輿情不能 上聞非忠也有一於此皆負  
聖恩無所逃罪因與督臣熟計再三敢不避斧鉞  
為之陳 奏實從通達民情起見非敢違例 題  
留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皇上頒賜日講  
易經解義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祇受  
恭惟我 皇上道協乾元明符離照正位凝命秉  
剛中而六爻八卦之用全富有日新體易簡而三  
極兩儀之理備奮神威於遐甸日暄雷動見萬國  
之咸寧布愷澤於蒸黎雲行雨施與四時而合序  
蓋顯仁藏用無非圖書未發之英華而致遠鈎深  
更窮河洛以來之理數說諸心研諸慮叅伍錯綜  
之必詳樂而玩居而安象變意言之悉會法天德  
以行健既有自強不息之功觀人文而化成尤以

教思無窮為大於是頒行解義昭示臣工範圍在  
一人已通健順剛柔而敷治推行先百職俾體盈  
虛消息以宣猷從此戶誦家傳猶如觀法懸象二  
五應而位當上下交而志同容保無疆有孚而化  
臣行多悔吝識昧會通曩者侍 寶幄以敷陳愧  
顛蒙未聞妙道聆 玉音之闡發知 神聖自有  
心傳今茲職備封疆時復神遊 殿陛瑤編下賁  
恍依 御座以趨蹌與義重披宛接 天顏於咫尺  
敢不惕深覆餗節勵匪躬仰 對時育物之淵  
懷敬以訓規寮案承 設教省方之至意敢用告



誠編氓

懇憐積苦大沛蠲恤以存要地疏

淮安府屬地方居長河大湖之濱民間田畝多因積水未消難施耕耨地利既失困苦日深而土瘠地衝民窮賦重惟宿遷尤甚恭遇 聖駕東巡問民疾苦而宿遷縣生員陸爾謐等民張士弘等以豁免暫加三餉失額丁銀失額糧地曠土虛懸四款具奏陳請我 皇上以巡幸宿遷親見民生有窮苦形狀 特勅部議行臣確查據實具題 臣捧誦 恩綸仰見我 皇上飢溺為懷遠邁千古一

夫不獲皆屨 聖慮此真宿民出塗炭而登衽席之時也臣敢不仰體 皇仁悉心詳察以副如天覆冒之心隨行江蘇布政司逐細根查毋虛毋隱據實詳報去後今據布政使章欽文取結詳覆前來臣查陸爾謐所奏暫加三餉一款即係全書所載九釐地畝欵項始於明季萬曆四十七年加徵而宿遷一縣則派銀至四千三百二兩八錢六分零併隨正編徵水脚我 朝定鼎初年凡明末雜派悉賜豁除一切錢糧俱準萬曆年間起科而此項因係萬曆末年所加故當日未邀 特恩仍



舊派徵相沿至今惟念該縣地畝非濱河傍湖即砂礫斥鹵不但滄沒之地望涸無期即陞科之田亦荒瘠難墾民生昏墊實與他處不同且田畝科則又與鄰近之海甯邳睢等州縣較重故士民之呼籲倍切仰懇 特恩將宿遷縣九釐地畝一項破格全蠲以廣 皇上巡幸恩澤實千載盛事也又失額丁銀一欵全書刊註該縣人丁疊因兵火水旱災祲以致逃亡缺銀三千二百七十兩八錢於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內前漕撫臣蔡具 題部覆均於原額田地之內帶徵仍嚴督設法招徠清

補此乃一時權宜之策原非經久之計尚冀流亡歸復旋即減除豈期該縣田地沉廢屢屢見告民無恒產見在者難免逃亡欠缺者焉能復業以致年復一年因循包賠臣查民間完納錢糧丁田原自有分今以磽瘠之地責其按畝輸賦尚且難支况缺額丁銀何堪久事攤賠即該縣有續報墾田皆地方官勸諭見在人丁勉力開墾非另有逃亡復業人丁况順治年間年遠缺額豈能清補合請皇上將前項缺額丁銀暫行免徵替令地方官盡心招徠數年之間流民知無攤賠之苦庶幾漸歸



故土將來編審案內陸續增補以符原額誠爲至  
便至失額糧地一千六百六十九頃五十八畝蓋  
因該縣地處濱湖坍塌失額康熙三年丈缺前數  
經前撫臣韓 於請除丈坍等事案內 題請蠲  
免奉 旨行令督臣麻 親勘確實於康熙九年  
間部覆准將九年錢糧暫行停徵而十年以後仍  
舊徵輸又續報曠土六百二頃三十四畝一分原  
因糧田永沉等事請蠲祠堂駱馬湖等處水沉田  
地一案前撫臣馬 奉 旨親往查勘見有山崗  
荒廢之地具疏 題明部覆招集業戶開墾今該

司府雖經行縣查明失額田地見沉水底報墾曠  
土俱係石田詳請豁免臣因永蠲錢糧務期詳慎  
且該縣見有糧田永沉決口地廢二案內奉 旨  
停徵前項失額地畝是否即在其內至續報曠土  
係於康熙十六年認墾今稱實係不毛無有虛捏  
復經飭行該司備移淮徐道僉事常君恩親往宿  
遷逐一詳詢據稱失額糧地係於康熙三年丈缺  
而糧田永沉決口地廢二案係於康熙十一十六  
兩年報淹其時里民各照被災區畝開報前項坍  
田實在二案之外另有坍塌從前失額錢糧未奉



除豁原案見在可核其續報曠土向因需餉孔急部文招徠開墾故將山崗版荒地畝報陞不意既報之後艱於耕鑿依然榛莽應陞之課虛認均完等語臣惟 聖朝任土作貢必小民盡力畝畝而後可責以輸將今宿遷縣失額糧地既付波臣續報曠土又屬砂礫難墾歷經該府縣查明又委淮徐道常君恩親往查確具有不扶印結既無虛冒所當一併 題請豁免庶免賠之累盡釋積年之困頓除萬姓歡呼祝頌 聖壽無疆億萬斯年皆知我 皇上巡幸所至有非常恩惠不但如古昔

省耕省斂而已也

續報揚屬異常水災疏

揚屬高郵泰州寶應等州縣地居淮黃下流諸湖交匯素稱澤國自康熙七年遭堤堰沖決以來下河田地久矣陸沉災民流離播遷慘苦萬狀素在聖明洞鑒之中幸賴 皇仁浩蕩蠲賑頻頒子遺猶存不致盡填溝壑此皆我 皇上深仁厚澤惠養之所致也邇年以來 天心效順雨暘時若高阜之田已獲有秋即勘涸田地災民莫不感奮勉力播種冀有薄收以輸 國賦不意今歲自夏徂



秋大雨傾盆連綿月餘先據興化縣詳報被災情形已同淮徐二屬邳州山陽等州縣題報在案今復據高郵泰州寶應并江都縣紛紛詳報雨水日積無路宣洩更兼黃淮交漲諸湖漫溢萬壑沸騰堤堰難禦致將熟涸田地無論高下盡被淹沒所種秋禾俱沉波底廬舍漂流男女涕號悽慘情形鄭圖難繪臣披閱之下不勝蒿目驚心一面飛飭各屬設法撫綏一面行令藩司確查除見在委官確勘災傷分數另疏題請破格蠲恤惟是淮揚徐等屬疊罹水患民生昏墊今歲水災又非尋

常可比臣仰體我皇上視民如傷之仁除經飭行各屬查明實在被水深重災民將常平倉向存積穀動給賑濟務令安集不致流離失所仍將動給過穀數及賑濟花名造冊另報外所有被災情形臣謹會同總督臣王總漕臣徐合詞具題

淮揚水患非常亟請賑恤疏

淮徐地方居黃河之濱而揚屬州縣又在淮湖下流雍冀豫兗之水皆以黃河為歸而宛汝梁宋潁壽之水又皆以淮湖為歸是淮揚者固天下之澤



國也自康熙九年堤堰潰決而民不堪命矣賴  
皇上蠲賑頻施得有今日上年恭遇 聖駕東巡  
覩水勢瀾漫田廬滄沒深懷憫惻 特簡能負大  
加疏治仰見我 皇上不忍一夫不獲欲起瘡痍  
而登諸衽席真堯舜如天好生之心也以為從此  
立奏平成永除昏墊不意今歲五六月間大雨連  
綿經旬浹月更兼河湖汹涌川澮盈溢禾稼淹沒  
秋成絕望臣備將被災州縣情形陸續入 告并  
分委府廳等官親詣各屬確勘災傷分數造具冊  
結 題請蠲恤在案惟是今歲之災非尋常秋災

比也蓋山東河南皆有異常水患故河朔之泛漲  
尤甚而 題報之後霖雨不止至七月二十六至  
二十九大雨四晝夜又遭 颶風海潮萬壑沸騰山  
水閘水建瓴直下舟行堤岸之上城市之間水皆  
數尺扶老攜幼上下奔逃溺死者不計其數悲號  
之聲震動遠邇奇災異慘從來所未有也 臣以庸  
菲謬撫茲土痛自脩省寢食俱廢隨即移咨督漕  
河鹽諸臣馳檄司道等官博詢捍禦拯救之方廣  
募捐輸賑濟共圖存恤今失業之民已有流入常  
鎮等處者 臣嚴飭各地方官隨處撫綏賑恤勿令



遠徙難歸將來田疇永荒必至大損 國課惟是  
淮揚徐三屬被災州縣共計二十餘處其被災稍  
輕者拯救猶易至於淮屬之邳睢山鹽海安清桃  
宿沐等州縣揚屬之高寶興泰等州縣具屬積滄  
之餘徐州及蕭碭二縣田地荒瘠戶有逃亡今更  
罹此奇災慘苦倍甚臣與地方諸臣縱竭力捐輸  
告糴平糴并動常平倉穀稍資賑濟然為力有限  
僅可暫濟目前將來秋盡冬交飢寒愈迫不能接  
濟必至壯者流亡老弱填於溝壑矣臣查康熙十  
八年各屬旱災請賑飢民百萬即十九年水災僅

高寶興泰鹽五州縣并江都縣邳伯一鄉請賑飢  
民亦有三十餘萬俱荷 俞旨特開事例并准先  
動庫帑買米發賑得以源源相濟飢民咸獲更生  
今歲水患較十八十九兩年更為慘烈被災地方  
更為寬廣飢民當亦不止數十餘萬若不籲請  
皇仁大沛恩膏百萬生靈豈能全活臣不早言上  
負 聖恩罪無可逭今事例久停何敢妄請但救  
荒無奇策而拯溺勢不容緩非有激勸之典則人  
懷觀望誰肯爭先請 勅部畧倣往年賑濟事例  
量行減數或准士民頂帶貢監官員加級紀錄及



抵罪還級等項則人知鼓舞庶有實效今時已秋  
深寒冬迫近恐飢民難待乞准臣先借司庫項銀  
或撥鹽課銀兩遴委廉幹官員前赴江西湖廣採  
買麥米分運各屬賑濟事後另報請銷或另議補  
還為 國家保數十萬耕田輸賦之良民即可培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元氣 浩蕩殊恩出自 皇  
上非臣所敢自必也

飢民望賑甚迫先動帑買米疏

據江蘇布政司布政使章欽文詳稱竊照淮揚徐  
三屬頻年昏墊今歲復罹水厄以皮骨僅存之衆

當此懷襄震蕩之凶其顛連困苦情形業經節次  
繪圖入 告固已不勝其慘矣乃日來水勢不退  
益加瀰漫叠據各邑迫切號呼咸以颶風靈雨接  
續摧殘山瀑河流交相泛濫城垣到處傾倒陸地  
成河村墟一望汪洋河堤如線災黎扶老挈幼載  
道流離乞食無門棲身無地目今漸次秋深飢寒  
日迫寧忍立視其死是發粟散賑誠難須臾緩也  
而各縣儲粟無多勸捐尤難猝辦惟有動銀委官  
早赴江楚買米分發賑濟是為要著本司伏查康  
熙十八等年亦因災民絕食賑救無資於賑項無



出等事案內奉督撫部院 題准部覆既稱江南  
省亢旱蝗蝻繼起飢民絕食與平常荒歉不同應  
如該督撫所 題照烏沙船工事例捐納至次年  
六月初一日停止將現存剩倉庫米麥銀兩酌量  
先行動賑俟捐輸補還奉 旨依議欽遵行司遵  
照當經陞任丁布政搜查倉庫並無餘存銀米隨  
詳准動支司庫正項分頭散賑又經詳 題展限  
計自康熙十八年冬季開例起至二十二年春季  
止共得銀四十七萬三百二十兩內除康熙十八  
十九二十等年用過賑濟銀四十一萬六百一十

八兩五錢零外仍餘急公捐納銀五萬九千七百  
一兩零於賑案報部可考而此捐納事例隨於再  
陳水利案內經前任撫院請濬白茆孟瀆兩河先  
動正帑濟工望賑飢民得以赴工趁食寓賑於工  
請展事例捐納還項奉部覆允仍開此十二案事  
例捐補彼時復又溢收銀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兩  
未經動用起解夫此項餘存捐銀雖屬公帑然原  
係官紳生俊人等急公輸納溢收餘存之項與已  
前捐賑准動倉庫存剩之例相符且不係地丁正  
帑合無於內酌量動支至於需銀數目查淮揚徐



三屬應賑被災州縣衛所災黎房屋蕩然從何覓食雖現在各屬查取真正絕食男婦老幼確數目下遽難懸定應請自十月初一日開賑起至下年麥熟之期止總計二府一州州縣衛所飢民多寡不等約畧不下數十餘萬需米甚多今惟有先儘本地捐穀屆期先行放賑續後買米酌量運給乘此新穀初登應請先動銀三萬兩遴委松江府海防同知李經政再動銀二萬兩遴委蘇州府海防同知劉三傑前往湖廣江西等處採買仍請咨明兩省督撫部院聽其與民間照時平糴星速運回

分頭酌發仍照前項事例捐輸補還夫此流離瑣尾之災黎即異日耕鑿輸賦之赤子頻年災沴久荷皇仁破格蠲賑留此殘喘茲當水患滔天民皆艱食委非平日尋常災傷可比仰賴剴切陳請大沛恩膏起瘡痍於衽席不致失所流離矣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臣屬淮揚徐地方今歲秋夏靈雨連綿田禾淹沒臣將各州縣被災情形節次入告復將失業飢民亟需賑救勸捐力難普遍且恐不能接續請准先動庫帑採買米麥接濟緣由具疏題明嗣據布政司將各委官勘明災



田分數造冊結詳臣具題見候部覆分別蠲恤  
惟是被災州縣二十餘處皆因五月至八月霖雨  
颶風接踵肆虐更兼河湖泛漲山水驟發以致田  
沉波底廬舍漂流失業窮民無衣無食老幼哀號  
惟賴賑濟稍延殘喘况轉盼嚴冬飢寒愈迫若候  
部覆至日動銀採買往返道途緩不及事勢必流  
離轉死溝壑有負皇上如天之仁今據布政使  
章欽文請於開濬白茆孟河溢收捐輸事例銀內  
動支五萬兩遴委蘇州府同知劉三傑松江府同  
知李經政前往江西湖廣等處採買米石以資接

濟仍俟捐輸還補等情前來除嚴飭委官星夜起  
行上緊採買務毋浮冒作速運回分發賑濟外所  
有借動庫銀買米緣由臣謹會同具題

詳陳蘇松漕賦難清之由疏

臣惟財賦為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為最重  
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錢糧累年拖欠每當  
奏銷之期多者嘗欠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  
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國計恒惴惴不  
安初疑官吏之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  
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



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  
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為我皇上陳  
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  
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  
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  
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  
歲勤動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  
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  
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  
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

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  
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私產  
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  
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  
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  
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  
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敝但正耗  
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為奸其後以耗米作為正糧  
又運綱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事派徵又如所謂  
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



啟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  
定鼎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  
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  
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  
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  
耗作正不得已為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  
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  
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  
難追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  
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

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  
為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  
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  
或以此項而借彼欸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  
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為欠種種弊竇  
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  
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  
之欸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二十三年荷  
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  
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敘之例夫人才力不



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  
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  
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  
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  
赦蠲我國家弘敷大賚每一赦詔蘇松免租  
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重原非可完  
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於  
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  
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  
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

力難任役一户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  
佃倘蒙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  
之後按畝陞科將見田額漸增國賦日裕是蠲  
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纍纍  
陳請適當軍興芻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  
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皇上德威  
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  
享奉琛恐後斯正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  
時上年鑿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聖懷  
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



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堯舜之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宸衷獨斷渙發德音及此纂脩簡明全書之時博集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

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代之苛政乎我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宏謨遠算總自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謹陳調劑驛困之法以杜耗費以清欸項疏竊惟驛站之設所以通命令而速章奏甚重也



仰賴 皇上聖德天威海寓寧謐無軍機重務星  
夜奔馳之事而皇華之使與海外殊域朝覲貢  
獻未嘗不絡繹於道臣屬江蘇等七府一州為浙  
閩江廣之衝所屬縣驛額編錢糧先於敬陳減差  
案內裁減十分之四後奉 恩詔准復二分近於  
驛遞之差使甚少等事案內將復二錢糧查明議  
裁已經具疏 題明候部議覆矣惟是臣屬驛遞  
既號衝繁而淮揚徐等處復多荒缺向例凡災荒  
蠲停不敷之項按年查明缺額數目於司庫撥給  
造冊咨部核銷臣以平日所聞叅之今日目覩知

司庫支領不便者四請約畧為我 皇上陳之籓  
司駐劄蘇郡而淮揚等屬近者五六十里遠者千  
里至於徐州屬縣則有千二三百里者矣渡黃河  
涉大江波濤之險道路之虞皆所不乏此既赴司  
起解彼又赴司支領往返徒勞跋涉即隨到隨發  
當亦浹月經旬設或稍有愆期則守候更須時日  
夫馬嗷嗷豈能懸待此不便者一也司驛各官每  
日應付差使勢不能親身赴領或委家屬或遣衙  
役所委之人豈皆忠信無欺或有浪費或有疎虞  
或借衙門使費以侵漁或假長途水脚而那空夫



馬枵腹何堪中飽此不便者二也司庫撥補一應錢糧雖臣再三嚴禁不致扣尅需索然而耳目有所難周况藩司事務繁冗豈能一一覺察則投批領文之間保無胥役作奸指勒使費以打點之厚薄為給發之遲速者乎此不便者三也驛站錢糧係馬夫計口之需必須按日給發荒缺之項不得不隨時撥補在司庫或因原欸屬解不前或因別項動撥已盡往往不能按年按欸有以別年之銀而撥此年之用者有以此欸而應彼項之需者每煩部臣核駁經年累月完結無期此不便者四也

臣查河工錢糧經總河臣靳輔題明凡荒缺不敷銀兩得於起運銀內就近撥補今驛站雖不敢比例河工亦係按日給發萬難缺少之項今既減定額數所有原編不敷及荒缺蠲停應補銀兩應請比照河工例即於本州縣地丁實徵銀內就近撥足如本近鄰封州縣應解裁站銀內按數協抵每年藩司會同驛傳道預定確數行各州縣遵依一面報臣衙門考察蓋鄰封州縣體勢相等無打點使費之需無指勒短少之弊無跋涉險阻之虞仍各於地丁驛站奏銷冊內開列註明欸項既得



湯子遺書卷二  
清楚造報亦易稽核實為至便臣查淮揚徐州等屬地丁錢糧除荒缺蠲停及應解河工倉漕等欸外仍有應解司庫充餉之數今以應解之銀扣抵本地應補之項而將附近成熟州縣裁站銀兩應協別屬者統歸司庫充餉總之各屬驛站錢糧解司者不必支領支領者不必解司既可免縣驛解領守候之苦又可杜侵漁扣剋之弊更可省牽混核駁之繁一舉而數善備焉如慮鄰封州縣勢位相敵彼此膜不關切或有愆期不妨申請藩司行文嚴催凡在屬邑誰敢不遵何必解司轉發多此

煩勞臣嘗以公事接見屬員詢問地方疾苦言及赴司解領站銀莫不感額相向即布政使章欽文亦恐司役借端作弊不能覺察獲罪求歸各州縣自行支發近又因裁減復二站銀不堪再有芻費致驛路頽弛所關非細故敢比例題請

米色難期純一謹請紅白兼收以卹災黎疏  
竊照淮屬邳州海州山陽清河鹽城桃源宿遷睢寧沐陽揚屬高郵泰州江都寶應興化及徐州并所屬蕭沛碭山等州縣去秋霖雨為災更加黃淮交漲田禾淹沒秋成絕望臣經照例委官勘明會



題又經總漕臣徐旭齡將漕糧漕項會疏 題請  
分年帶徵荷蒙 皇上軫念災民特遣戶部侍郎  
臣蘇 等馳至察勘確議賑濟白叟黃童靡不感  
頌 聖德靜候 恩綸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接到部覆內開除漕糧漕項例不蠲災  
外地畝錢糧被災九分十分者照例免其三分七  
分八分者免其二分五分六分者免其一分等因  
災田地丁等項已荷 蠲免之恩惟是漕糧漕項  
未允緩徵臣即飭行各屬速催徵兌起運以副漕  
限隨據各該州縣紛紛申詳咸稱今歲被災最重

汪洋千頃今時已歲暮即敲骨吸髓亦難副冬兌  
冬開之限籲請再叩 皇恩緩至明春臣查宿遷  
興化邳州鹽城高郵五州縣康熙二十四年下半  
年康熙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錢糧特奉  
上諭豁免其被災州縣錢糧亦已照例蠲卹則淮  
揚士民受災雖重蒙 恩已深况漕糧例不蠲災  
已奉 俞旨凡在士民自當勉力輸將以報 皇  
仁何敢再請寬緩隨即批飭設法勸徵尅期兌運  
毋得延緩去後而各屬又復申請以本處地產紅  
稻向例納漕用純紅米色今本地既無收穫勢必



告糴外郡安得純紅米色請 題明准其紅白兼收等情臣查本地無米遠方採買時日已迫又責其一色徵收此萬難得之於災民者也查康熙十九年被災州縣漕糧原蒙 恩准紅白兼收買私搭兌成例俱在今康熙二十四年分被災田地漕糧仰懇 睿慈准照十九年之例紅白私種並收俾災黎拮据措辦告糴外郡勉力輸納庶漕運不至遲悞查江北漕糧例限十二月以內過淮今部咨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到晝夜追呼災民寔屬無措不敢不冒昧籲請 皇仁也

請 旨行取疏

行取官員以備言路之選誠 聖朝用人之大典也臣一准部文隨行布按二司選用開報惟是部行必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咨送而臣屬地方賦重役繁甲於天下寔與他處不可同日而語故銓選時掣得此缺便形神沮喪親朋為之惋惜以為半生功名付之逝水自非志趣堅定不以升沉利鈍介懷者未有不頽然自放甘心以不肖為歸者也臣奉 命撫吳以來首以察吏安民為念無時不告誠屬員以我 皇上至聖至神超逾百代求



賢圖治宵旰弗遑且知人之明出自天授為臣子者苟能仰體 聖心潔已愛民決不至沉埋下寮反覆申論舌敝筆秃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蹟表著者寔不乏人然稽其錢糧考成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無所用也今奉文行取若拘定成格必以合例之官咨送勢必以僻壤小邑易於藏拙者塞責此其人即倖叨選用未必能光 大典况斷不能逃我 皇上之睿鑒則臣濫送匪人之罪無可辭矣若真知其人而隱不舉用則蔽賢之罪與俱等臣採訪再

三查有蘇州府屬吳縣知縣劉滋操守端嚴蒞事精敏興行教化勸課農桑廉能之績最著又吳江縣知縣郭琇居心恬淡風骨堅凝撫字能勤訓迪不倦士民之稱頌如一此二官者並無未完承緝盜案惟經徵帶徵各年正雜錢糧不能如額臣於大計薦舉卓異疏中亦曾列其廉能祇以格於定例未敢開入正薦已荷 皇上睿照查吳縣吳江縣錢糧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俱奉文停徵至康熙二十四年始分別按年帶徵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兩年地丁錢糧俱經 奏報全完



止有康熙二十四年并徵十八年地丁漕項及各  
年蘆課雜稅與承追前任侵那各案俱有尾欠尚  
在年限之內查二縣錢糧歷年不能全完今二官  
兩年地丁錢糧全完則非二官之才短隋徵可知  
也臣查前督臣阿 前撫臣慕 任內有常熟縣  
知縣林象祖上海縣知縣任辰旦亦以錢糧未完  
與例不符曾經會疏 題請奉 旨破格擢用今  
劉滋郭琇二官臣實真知其才品久協輿情茲據  
署江蘇布按二司事蘇松晉糧道副使劉鼎暨蘇  
州府知府胡世威交薦合以臣之見聞無異然臣

終不敢自信一己之見違例輕舉復又咨商督臣  
隨准移覆二官清操卓越敷政精勤堪膺行取之  
選是亦從愛惜人才起見臣思以人事君為臣子  
之大義用是冒昧比例具 題仰懇 皇上俯鑒  
准破格錄取俾循良之官益知感奮而地方之繁  
劇與兩邑相等者亦知有登進之階相率而為良  
吏以仰副我 皇上圖治安民之意所關匪淺鮮  
也

丁額科則獨重包賠苦累實深籲懇亟蠲以  
安子遺疏



山陽縣地最衝疲而丁徭一項又最為繁重蓋淮屬最大州縣不過六七萬丁小者常不及萬而山陽一縣原額人丁至一十六萬三千六百九十八丁編銀至三萬七千二百餘兩此諸屬之所未有者也當年歲豐稔得以按編徵輸民力亦自無餘迨康熙七年以後疊罹河患民生日蹙康熙十五年編審清查缺額至四萬二千六百餘丁時因需餉殷繁未敢遽請蠲除仍照舊額徵收小民包賠苦累已非一日至康熙十九年前撫臣慕 飭司府清查除陸續招徠復業并清出新丁抵補外仍

有實缺人丁二萬九千八百二十六丁於淮民累苦已急等事案内具 題部覆奉有 俞旨自康熙十九年為始准照見在人丁徵輸積困頓甦不意於康熙二十年編審案内因部文駁查至二十二年覆准仍照原額徵解查此項缺額丁銀於二十年始奉准蠲即於二十年編審一年之內長養幾何今二十四年應徵丁銀已荷 皇恩蠲免萬姓感頌無斁矣所有二十二年缺丁銀兩應於二十八年帶徵其二十三年缺丁銀兩在見徵未完數內有司仰遵 功令非不盡力追呼徵比無人



勢必責令見丁包賠連年水旱疊告災傷異常見  
在遺黎賴我 皇上弘仁蠲賑得以僅存應徵之  
賦尚苦供輸維艱此項缺額人丁豈能責令包賠  
况宿遷桃源安東沐陽等縣淹溺流移人丁見於  
決口地廢等事各案内照舊停免山陽故絕無徵  
丁銀亦係案 題蠲事同一例仰懇 皇仁垂  
鑒山陽丁繁則重災傷頻仍即今現徵一十三萬  
三千八百七十餘丁已屬艱難將二十二三兩年  
缺額丁銀 特賜豁免其二十五年以後俟今次  
編審明有無增補照實在見丁徵收庶災黎獲免

包賠哀鴻得以安集將來長養生聚日漸殷繁可  
以足額裕賦於無窮矣

詳陳蘆課辦銅之艱疏

江省非產銅之地必採買於外省定價不敷請照  
各屬額徵蘆課多寡分行州縣多方購覓以速起  
解當經咨明部臣在案除康熙二十四年所派銅  
觔已飭各屬勉力採辦赴部交收外茲據江蘇布  
政使章欽文詳稱康熙二十五年蘆課銅觔飭行  
各屬遵照採買各州縣咸以賠補艱難籲請停辦  
前來臣查錢局需用銅觔向於各關稅銀內動支



辦解因蘆課錢糧當年亦差蘆政部司經收故照  
關差一例辦銅迨後蘆政衙門奉裁課銀歸併有  
司徵解時因銅價騰貴外省停鑄惟京局所需之  
銅止令關差動支稅銀辦買而不及於蘆課誠以  
此項銀兩在小民係計畝輸將在州縣按則徵解  
歲有定數非若關稅按貨征收歲額之外稍有盈  
餘可以通融補劑者比今部定銅價每觔止銀六  
分五釐而各處時值則有一錢五六分以至一錢  
七八分不等是時價之與定價不啻三倍况江寧  
所屬每年派辦十七萬觔為數既多一時採買價

值更加騰湧重以領解員役舟車盤剝需費浩繁  
雖康熙二十四年各州縣勉力捐賠辦完起解然  
後難為繼今康熙二十五年各屬紛紛具詳臣查  
銅觔定價既有不敷採買交解更多賠累若不變  
通將來各官賠補無力必至科派那移官民交困  
仰請 皇上俯鑒蘆課與關稅不同停其辦買銅  
觔其應徵之銀照舊充餉如或錢局必需萬不可  
缺亦懇 皇上勅部於每觔定價六分五釐之外  
照依時值酌量加增庶承辦之官不至有賠累之  
苦則那移錢糧科派洲民之弊可免而京局鼓鑄



急需亦得無悞矣

恭謝 天恩疏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宮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為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其現任詹事郭棻少詹盧琦歸允肅著照舊畱任其詹事朱瑪泰著對品調用少詹喇拔色度著解任照原品隨旗上朝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 寵命自天驚惶無地當即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至愚極陋蒙我 皇上起自田間俾列侍從拔置 講筵記注 聖政編輯 祖訓總裁史局數年之內屢荷 天恩驟遷學士自顧謏劣深愧非分乃蒙特簡出撫江蘇陛辭之日 天顏和霽獎勵有加賜賚有加恩溢格外臣負乘滋懼覆餗是虞受事以來夙夜兢兢惟思勉策駑鈍以圖報稱於萬一而才薄事繁力輕任重拮据雖勤涓埃莫効叢脞屢見荷蒙 聖恩優容臣每捧接 溫綸感激涕



零以為際遇之隆千載難覲而又自念精力漸衰  
心血枯槁常恐終至隕越辜負 聖慈何期復承  
寵命不次超擢 特旨褒嘉榮逾華袞臣何人斯  
當茲異數敬惟 皇太子狗齊天縱敦敏日新我  
皇上諭教宮中寒暑罔間 神聖指授自有精一  
心傳豈臣下所能仰贊高深况臣學識踈陋尤在  
諸臣之下乃荷茲重任跼踖屏營罔知所措敢不  
益矢恪恭勉思襄贊且臣職司封疆心依 黼座  
茲得再瞻 紫極拜舞 龍墀犬馬微忱不勝踴  
躍

請 錄先賢後裔疏

歷代賢主莫不褒崇儒學優禮先聖而 本朝尤  
為明備孔顏曾孟及先賢仲由先儒朱熹子孫皆  
世襲五經博士我 皇上崇儒重道復錄程顥程  
頤子孫 聖駕東巡錄周公子孫近又錄周敦頤  
子孫皆世襲博士聖賢後裔盡承異數其盛典也  
臣躬逢 聖朝愧無以仰助 文治謹按臣屬蘇  
州府常熟縣為先賢言偃故里偃以文學著稱弦  
歌之化深契聖心其學道愛人一語可為治行之  
準所稱行不由徑非公不至可為取人之法蓋以



詩書禮樂為教孜孜以人才風化為先務視有勇  
足民精粗不侔矣嘗考禮記檀弓所載時人問禮  
者十有四皆以子游一言為可否蓋其考禮論道  
必貴知本不僅在器數儀文之末可謂得聖學之  
精華者矣且孔門諸賢多產魯衛密近聖居興起  
為易獨偃生長勾吳政教之所不通乃能奮起遐  
荒學傳洙泗開東南數千年人文之盛其功之所  
及尤大且遠而後裔未獲邀一命之恩寔為缺典  
恭惟我 皇上神聖天縱集堯舜以來之大成既  
已海內乂安治化蒸蒸更脩明典禮表章先哲文

治之隆萬古為昭倘蒙 聖恩念偃之賢比例仲  
由錄其子孫於以光大治化昭示來茲裨益良匪  
淺鮮矣臣更有請者孔門弟子如閔損冉耕冉雍  
端木賜卜商有若諸賢其造詣雖不無淺深要亦  
顏曾之流亞若蒙 勅下禮部會同翰林院詳加  
酌議行各直省訪其子孫量賜錄用補前代未備  
之典章實 熙朝不朽之盛事也臣又考宋太祖  
真宗高宗皆嘗親製孔子及諸弟子像贊故一代  
儒臣號稱最盛我 皇上道本生知學稱宥密天  
文炳煥暉麗日星薄海臣民莫不顙仰倘 萬幾



之暇揮灑 宸翰 御製先聖先賢像贊頒示天下學宮傳之史冊當與典謨並重 熙朝人文之盛將必駕漢逾唐比隆三代豈近世所敢望哉  
毀淫祠以正人心疏

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為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尚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 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俗尚氣節而重文章闕闕

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為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倣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為冶遊之習靚妝艷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燃臂虧體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藩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弔紙牌編作淫詞艷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叅靈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恤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為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艷曲



絕編打降之輩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則賦稅足禮樂明而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 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枝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劉猛將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為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為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為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

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還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重直還債神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為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通將娶為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為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



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勘災  
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  
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  
撤其材木備脩學宮并葺城垣民始而駭繼而疑  
以爲從前曾有官長厭其妖妄銳意革除神即降  
之禍殃皆爲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  
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  
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  
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  
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

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誑惑  
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風俗可淳  
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  
非渺小矣

旌表節孝疏

切念表揚節孝以風世勵俗甚盛典也惟是臣屬  
地方幅幘遼闊其間窮鄉僻壤潛德幽貞而有司  
各官咸有錢穀刑名之責經營簿書日不暇給一  
時耳目難周採訪不逮甚至俗以爲無關考成往  
往視爲緩務或家道充裕節非甚苦而諳於條例



輒能依限上聞至於單寒之家僻遠之地備極艱苦志節可動鬼神而淹抑無聞者實多有之臣奉命一載以化民成俗爲務通飭所屬司道有司細加諮訪毋遺側陋其中或有與例未符及年歲過期者不得不細加駁查茲據布政司開報節烈最著孝行堪稱者二十七名口經臣覆勘無異謹逐一臚列爲我

皇上陳之

烈婦徐氏係長洲縣庠生徐偲女許配青浦縣生員趙焯爲妻焯於康熙二十二年四月贅徐完婚

匝月婦里於閏六月二十五日病亡訃聞氏即別母登舟往拜翁姑撫夫屍號慟哽咽氣絕救之得甦繼於別室自經復爲人解救翁姑知其必死朝夕防護之後以母病告婦託疾卧牀絕食五日於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身死該臣看得徐氏結褵三月分鏡一朝願相從於地下矢志靡移表大義於人間貞魂不泯奕禩之節名永著 聖朝之錫典宜加

烈婦謝氏徐州民謝惺然之女適民趙體義爲妻康熙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于婦夫家敬奉翁姑



居家勤儉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夫故悲泣不食死而復甦誓必以身殉夫因有遺孕隱忍以待後生子復亡志益決念翁及夫兩柩未葬死有遺憾遂盡出簪珥服物與伯兄卜送二柩於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婦窀氏即於是夜投繯自盡時年二十六歲該臣看得謝氏稟性堅貞素懷義烈初念遺腹之猶在思成撫孤之仁繼傷嗣續之無存卒遂捐軀之志從容畢葬無憾生前慷慨投繯垂名身後宜加旌典用勵頽風

節婦錢氏蘇州府太倉州人順治八年二月間適

民盛芳爲妻至順治九年正月初三日伊夫病故時氏二十歲夫患病篤躬侍湯藥悲泣誓不欲生夫亡痛棺厝淺土捐奩築塋復遵翁遺命力撫五歲幼叔成立婚娶於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身故存年五十一歲守節三十二年該臣看得錢氏勵操克堅守貞能苦居孀幃者三紀永矢靡他之心撫弱叔於五齡不負舅氏之命徽音既著旌典宜先

節婦顧氏蘇州府太倉人明崇禎十三年二月初八日適民人王公度爲妻順治三年十一月十六



日夫故時氏年二十五歲當兵燹之餘城鄉惶惑氏以二子託翁姑竄匿獨守夫棺誓以身殉幸得保全翁姑年老紡績奉養迨姑病歿拮据喪禮凡衣衾棺槨至卜地營葬措置得宜復教子讀書每夜非三鼓不寢雖隆冬酷暑氏必伴以機杼長子迪啟青年力學方期食報不謂遽歿存孫男二人氏又撫之讀書今已成童計守節三十九年現年六十四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因本婦住居鄉僻不求人知而鄉民未諳事例舉報遲延等情該臣看得顧氏性比清霜心同皎日辛勤滌

灑怡顏奉事翁姑黽勉熊丸茹檠教成弱息真節久符於定例 恩綸宜表其門閭

節婦文氏蘇州府長洲縣人明天啟五年三月初七日適民莊炤爲妻崇禎四年十月十四日夫故時氏年二十四歲遺孤二大者莊白甫五歲小者尚在襁褓復殤亡舅姑夫三柩未葬氏罄資舉殯拮据成禮貧窮無依祖姑勸之改節氏立志不從截髮爲誓教子從師脩脯悉出女紅荒亂困苦備極顛連於康熙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身故守節三十九年存年六十二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



回稱本婦以守節爲婦道之常不欲以此得名伊子勉遵母命且遠遊覓食不遑歸里以致無由申報等情該臣看得文氏矢志節青年完貞白首罄心舉葬孀閨備極艱辛截髮撫孤沒世不求名譽心摧哀鴈血盡啼鴉允宜表揚以光彤管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萬曆二十九年八月十六日適顧晉瑛爲妻至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夫故時氏二十七歲一女甫八歲氏勵志自守孝事舅姑奉養不怠舅姑相繼病歿經營後事殫力安葬孀守六載始得嗣子方襁褓氏撫如

已出保護備至辛勤教誨克繼書香氏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身故計守節五十七年存年八十三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潘氏歿後伊子久館都門親隣未悉其守貞歲月因循未舉等情該臣看得潘氏鐵石爲心冰霜爲操青年喪偶白首全貞曾無嗣續之依克盡舅姑之養率能撫存襁褓以繼宗祧亟宜旌揚用彰苦節

節婦潘氏蘇州府崑山縣人明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適民方脩緒爲妻至順治三年六月十三日夫故時氏年二十歲夫亡姑老家徒四壁氏



勤女紅以奉甘旨而自食粗糲又嘗割股肉以療  
姑病姑病尋愈教子若孫以義方閭里推重計守  
節四十年現年五十九歲該臣看得潘氏貞志不  
移幽芳獨茂孝思默感病姑賴以延年慈訓曲成  
弱息由茲式穀茹荼既久砥節彌堅亟請 褒揚  
以振末俗

節婦施氏蘇州府吳江縣人明萬曆四十六年三  
月二十八日適民人周廷脩爲妻即於四十七年  
夫故時氏年二十歲欲以身殉自縊伊父施學易  
勸諭以氏方懷妊殉夫不若立孤爲重氏因毀粧

茹素勉延性命後果生男撫養成立又氏翁與嫡  
姑早亡奉事繼姑高氏極盡孝養高氏素有痰火  
病症卧牀不起晨昏進膳親滌便器及高氏歿後  
勉力造壙合葬翁側伊母中年失明氏亦迎養終  
身因聞人言以舌舐去目障可以復明每晨舐母  
目夜必焚香祝天願減己壽求愈守節六十七年  
現年八十六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緣  
伊子遠館在外查核年歲未確屢經給扁獎勵未  
及請 題等情該臣看得施氏貞節性成孝慈天  
植撫遺腹而箕裘不墜奉繼姑而甘旨必誠至於



湯子遺書卷二  
五  
舐母目以復明滅已算而益壽皆仁孝之至義洵  
閨闈之完人也允宜旌表

節婦周氏蘇州府吳縣人明天啟五年十月初十日適生員殷佑寧爲妻於崇禎八年七月十七日夫故時氏年二十九歲即斷髮毀容願從地下翁姑勸諭以有兩孤在遂遵命撫育以延宗嗣姑蔣氏膺痼疾氏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五十餘日凡遇凶荒之年氏以糟糠自咽減已饗殮供奉翁姑計守節五十一年現年七十九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稱先曾親族欲爲舉報因

本婦以不能教子成名爲愧堅稱從一而終婦道固然何以旌爲遂僻處鄉隅以致遲於舉報等情該臣看得周氏茹荼蚤歲啣痛長年孝養舅姑菽水承歡於甕牖保全似續柏舟永矢於重泉苦節傳芬旌揚無愧

節婦朱氏常州府武進縣人明崇禎十四年適民沈繼筠爲妻伊夫出外經營於順治三年六月三十日身故異鄉時氏年二十四歲遺孤年方三歲氏提攜鞠育以存沈氏之緒紡織度日計守節四十年現年六十三歲當即駁查遲延情由續據回



稱因本婦荒村僻處不求人知更兼鄉愚不諳成  
例以致遲于舉報等情該臣看得朱氏以單寒之  
嫠婦知從一之大綱四壁蕭然惟茹荼蓼藐孤襁  
裸克殫辛勤俯仰賴于隻身節義存于側陋允宜  
旌表以闡幽貞

孝子郁聖揆蘇州府太倉州人自幼隨父讀書恪  
遵家訓凡講及孝行詩文輒反覆討論偶見父有  
憂容則日不敢食夜不敢寢父患目疾瞳上有花  
揆以舌舐眼每日數次而障霧悉退其母忽頭風  
延醫調治不痊夜半與妻吳氏焚香祝天願減夫

婦之年以益親壽而母病即愈又伊父病篤百計  
醫禱嘗糞以卜病勢夜夜焚香願以身代父歿之  
日號慟昏絕者數次三日不進湯水三年守制飲  
食必依靈座寢苦枕塊刻不自安復殫力安葬祖  
宗與父母之柩棲伴廬墓者經年又繕密室以父  
母真容每晨瞻拜極其誠敬迄今五十一歲猶如  
一日該臣看得郁聖揆孺慕性成孝思維則舌舐  
父目而父目重明籲增母算而母疾旋愈嘗糞以  
卜病勢既竭力於生前守廬以伴親靈復致誠於  
歿後允為純孝宜請 特旌



以上烈婦徐氏謝氏節婦錢氏等孝子郁聖揆等  
二十七名口或矢志從一而慷慨捐生或青年守  
節而白首完名或純孝性成而事親竭力實與定  
例相符均宜表彰以光大典至節婦內有年逾  
六十以上者臣俱逐一駁察據稱各婦皆因孤苦  
寒微僻處山谷採訪難周無以表見實係地隣人  
等未經公舉之故非屬地方官遲延不報今察核  
既確竝無可疑合竝陳明除將事實冊結送部察  
核外相應具題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湯子遺書卷二終



